

第一章 缘起

能在童稚时期发现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没错，就这点来说我的确十分幸运；早在十二岁那年，我的人生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我童年最亲密的友伴包括：库珀 (Fenimore Cooper)^①、凡尔纳 (Jules Verne)^②、利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③、斯坦利 (Henry Stanley)^④、富兰克林^⑤ (John Franklin)、帕耶^⑥ (Julius von Payer)、诺登舍尔 (Adolf Nordenskiöld)^⑦，尤其是那些北极探险队里前仆后继的英雄和殉难者，特别让我着迷。那时候，诺登舍尔正首次前往斯匹次卑尔根 (Spitsbergen)^⑧、新地岛 (Nova Zembla)^⑨ 和叶尼塞河 (Yenisei River)^⑩ 河口，这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令人咋舌。我十五岁那年，诺登舍尔回到故乡，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斯德哥尔摩，完成了他的东北航道之旅。

探险的启蒙

1878年6月，诺登舍尔登上帕兰德船长（Captain Palander）所指挥的维加号（Vega），从瑞典出发探险。他们沿着欧洲与亚洲北方的海岸线航行，一直到西伯利亚北方北极海岸线的最东端，然而冰雪将维加号给困住了，整整十个月动弹不得。瑞典的乡民焦急忧虑，大家都为诺登舍尔与整个科学探险队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第一支出发前去营救的是美国籍队伍，当年因为指派史坦利前往非洲“找寻李文斯顿”而声名大躁的纽约《前锋报》编辑班耐特（James Gordon Bennett）再度发号司令，派遣狄隆船长（Captain De Long）前往北极，一来寻找北极点以打通东北航道，二来设法解救受困的瑞典探险队。于是，狄隆的珍妮特号（Jeannette）在1879年7月出发，展开探险兼营救的行动。

然而，等在美国籍探险队前方的却是悲惨的命运！珍妮特号撞上冰山，大部分船员不幸罹难；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被冰雪封冻的维加号终于在融冰后脱困，并在蒸气动力引擎的辅助下，顺利穿越白令海峡，驶入太平洋，在未折损任何一位队员的情况下，诺登舍尔的东北航道探险克竟全功。诺登舍尔探险告捷的新闻最先从日本横滨传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斯德哥尔摩市民欢欣鼓舞的热闹景象。

诺登舍尔探险队沿着亚洲和欧洲南方的海岸线返回，这趟航程是一次睥睨群伦的壮举。1880年4月24日，维加号的汽笛声响彻斯德哥尔摩港，整个城市弥漫欢腾的气氛。沿岸的楼房点缀着无数的灯笼和火炬，皇官前用煤气灯点亮装饰成的“维

加”二字如同一颗闪亮的星星，就在一片令人眩目的灯海中，这艘名闻遐迩的探险船轻缓地滑入港湾。

当时，我和父母亲、兄弟姐妹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南方的高地上，饱览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霎时，我被那股剧烈的狂喜和兴奋俘虏了——终此一生，我未曾遗忘那一天的盛况，因为它决定了我未来的志业。听着码头上、大街上、窗户旁、屋顶上响起的热情的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我暗自立定志向：“有朝一日，我也要像这样衣锦荣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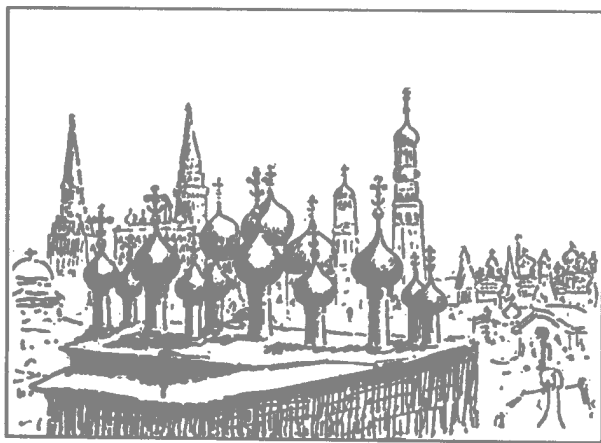
从此，我开始钻研任何和北极探险有关的事物，只要是关于北极探险的书籍，不论新旧我都会去研读，而且动手绘制每一次探险的路线图。在北地的隆冬里，我在雪地上踟蹰而行，在敞开的窗前入眠，为的是锻炼自己忍受酷寒的能力。我幻想自己长大成人之后，立刻会有个慷慨的赞助人出现，他会掷一袋金币在我的脚下，对我说：“去吧！去寻找北极！”我决心要有一艘自己的船，满载着探险队员、雪橇和拉橇狗，穿越夜色和冰原，勇往直前迈向终年只吹南风的北极极心。

命运之神的安排

可是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1885年，就在我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前往里海沿岸的巴库（Baku）去担任半年的家庭教师，教一个资质较低的男孩。这位男孩的父亲是诺贝尔兄弟（Ludwig and Robert Nobel）雇用的总工程师。我未经考虑就答应了，毕竟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位有钱的赞助人；更何况只要接受这份工作，我就能立刻展开长

途旅行，前往亚洲的重要关口。就这样，命运之神引导我走向亚洲大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少时到北极探险的梦想已逐渐淡去，从那一刻起，亚洲这片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所散发出令人着迷的力量，显然主宰了我往后的生命。

1885年春夏之际，我不耐烦地等候出发时刻的到来。驰骋的想像力已经把我带到里海边上，我隐约可以听见滚滚汹涌的波涛声，也能听见沙漠商旅行进时叮当作响的骆驼铃声，整个东方的魅力在我眼前迅速开展，我觉得自己已然掌握了那把开启传奇与冒险之境的钥匙。这时候，斯德哥尔摩来了一支小型马戏



莫斯科

团，表演的动物之中包括一匹来自中亚突厥斯坦（Turkistan）的骆驼，对我来说，它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同胞，吸引我一再前去探望它；不久之后，我就要去这匹骆驼的故乡，向它在亚洲的亲戚们捎上一声问候。

这趟长途旅程，我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很担心。不过，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前往，跟我同行的有我的学生，还有他的母亲和弟弟。在依依不舍与家人道别之后，我们登上即将载着我们横越波罗的海与芬兰湾的汽船；在俄罗斯的 Kronstadt 可以眺望到圣以撒教堂（St. Isaac）贴满金箔的拱顶，闪烁生辉犹如耀眼的太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人从圣彼得堡的尼瓦河码头（Neva Quay）上岸。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逗留，在沙皇的首都稍作停留几个小时之后就上了火车，这是一列中途经过莫斯科，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前往高加索的快车，全程需要四天的时间。沿途无边无际的平原快速向后飞去，火车像子弹一样呼啸着穿越稀疏的松林和肥沃的田园，田里即将成熟的秋谷随风摇曳；从莫斯科以南，发亮的铁轨蜿蜒直下南俄，丝毫不见起伏的大草原。

我的双眼贪婪地欣赏着这一切景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白色的小教堂顶着绿色洋葱形尖顶，突起于农村的上空；穿着红上衣与沉重靴子的农人在田里工作，四轮马车载运干草和蔬菜根茎往来乡野之间。崎岖而泥泞的马路上传驶的不是梦想中的美国动力汽车，而是由三、四匹马合力拖曳的马车，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铃声，奔驰起来速度煞是惊人。

离开罗斯托夫（Rostov）之后，我们渡过壮阔的顿河；罗斯托夫是顿河注入亚速海（Sea of



穿越高加索军用道路

Azov)的出口，而亚速海正是黑海的门户。火车继续朝南飞快地行驶，车站上几乎都是哥萨克骑兵、士兵、卫兵，还有英俊、魁梧的高加索人，他们穿戴着褐色外套和毛皮毡帽，胸前横挂着银色的弹药匣，腰间的皮带上则悬着手枪或匕首。

我们乘坐的火车开始缓缓地往上爬坡，驶向高加索山北边的山脚；来到提瑞克河（Terek River）畔，一座美丽的小城弗拉季卡夫卡兹（Vladikavkaz）傍河而建，这就是“高加索之君”，就像海参崴是“东方之君”一样。我学生的父亲，就是那位总工程师乘了一部马车来接我们，我们于是又搭乘这部马车继续旅行了两天，沿着格鲁西亚（Grusian）军用地穿过高加索山，走了120里路。这条路分成十一个站，每到一个休息站都需要换新马匹，由于马车很笨重，当我们在攀登海拔7870尺高的高道尔站（Godaur Station）时，必须动用七匹马才能将马车拉上去，不过，下坡的行程只需要两三匹马。山坡路崎岖难行，有时才爬上陡峭的山脊，马上又碰到四、五个曲折的大弯道，道路迅速下降到另一个山谷，然后马上又得攀上另一座高耸的山头。



高加索山最高峰：卡兹别克

这真是一趟伟大的旅行。在此之前，我从未做过任何可以跟它媲美的事。我们四周尽是高加索山壮丽的景色，远处山峰白雪覆盖，陡峭的山壁里层层峰峦相叠，其中以海拔16,540英尺的卡兹别克峰（Kazbek）最为高耸，它的峰顶沉静地沐浴在日

光中。

这条山路的路况相当良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1796~1855）在位期间修筑完成。由于修建经费极为昂贵，沙皇在启用仪式上说：“我原以为会看到一条用黄金铺成的道路，结果发现这条路竟是灰石子儿铺设而成。”道路濒临悬崖深渊，因此外围有一道低矮的石墙环绕着。崩解的冬雪在斜坡上堆积着厚厚的一层，并且漫延到整条道路和村庄，我们的马车驶进村落时，必须穿过墙高十尺，坚固的遮雪棚。

一整天，马车都维持全速前进，这样的旅行速度实在疯狂！我因为坐在马车夫旁边的位置，每次遇到急转弯时就觉得头晕目眩，好像前方的道路突然消失在空中一般，随时都有被抛进深谷的危险。

幸亏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们安然抵达了高加索区的主要城市提弗利司（Tiflis），那儿热闹非凡，景致优美！从库拉河（Kura）两岸到陡峭贫瘠的山坡上，屋舍如同圆形的露天剧场一阶又一阶地向上伸展；大街小巷挤满了骆驼、骡子和车辆，以及熙来攘往各式各样的种族，包括：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乔治亚人、塞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s）^⑤、波斯人、吉普赛人和犹太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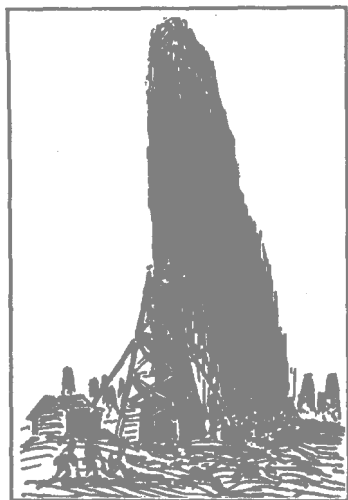
到了提弗利司，我们改搭火车继续未完的旅程。此时已进入盛夏，天气炎热，我们选择三等车厢的座位，原因是这里最通风。同车厢的还有波斯、鞑靼和亚美尼亚的商人，他们大都携家带着。另外，还有一些迷人的东方民族，不论在举止或服饰上都是那么地优雅似画；尽管天气酷热难耐，这些外地民族仍然戴着厚重的羊皮帽。火车上还有些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信徒，他们将薄薄的祈祷毯子摊开铺在车厢的地上，在夕阳落入地平线的那一刻，所有的信徒全都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跪下来喃喃吟诵祷

词；此时，火车仍旧轰隆轰隆地向前行驶。当时涌现心里的那股惊奇感受，至今犹是鲜明清晰。

火车沿着库拉河蜿蜒前进，有时在河的北岸，有时又行驶到河的南岸。库拉河沿岸已有垦殖，清新鲜绿的河岸经常在远处闪烁着光辉。然而，除了这些开垦的田地外，其余可说是一片荒芜；大部分都是平坦的大草原，只见到照顾牲口的牧羊人踪迹，还有少数地方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朝北望去，整个高加索山恰似灯火通明的舞台景幕，深浅交织的蓝色调夹杂着峰峦积雪的白色线条，这就是亚洲啊！这片诱人的景致令我舍不得移开视线。在那一刻，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爱上这块一望无垠的荒原旷野，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被吸引到东方，而且越来越深入。

到了尤吉瑞 (Ujiri) 车站，按照往常的习惯，我拿着素描簿下了火车准备画一些东西，还没走多远，就觉得肩膀被沉重的手掌给按住，三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警察抓住我，面色狐疑地板着脸问我问题。由于我还没学会俄语，幸好在场有一位懂法语的亚美尼亚女孩帮我翻译。警察一把抢过我的素描簿，对于我的解释响起一阵轻蔑的笑声，显然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意图颠覆沙皇的国家。我们的周遭聚集了大批人群，当火车启动的第一声鸣笛响起，这些警察有意想把我抓去关起来。就在这当口，火车站的站长穿过人群过来查看究竟，他拉着我的手臂护送我回到火车上，此时第二声鸣笛再度响起，我爬上月台，那几个警察紧随在后。火车匡啷匡啷地起动了，我像一尾滑溜溜的鳗鱼，快速穿过两节车厢，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我回到同伴身边时，那几个警察已经跳下火车不见踪影了。

巴库位于阿普歇伦半岛 (Apsheeron) 的南岸, 此半岛向东延展伸入里海约五十里, 诺贝尔兄弟与其他石油大王的庞大炼油厂所在地“黑城” (Black Town), 就在巴库的东方。提炼好的石油从这里经由油管输送到黑海, 途经辽阔遥远的高加索南部地区;



巴拉罕尼的油井

至于海路运输则借由油轮横渡里海, 目的地是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和伏尔加河 (Volga River) 河畔的察里津 (Tsaritsyn)。多数油井所在的油田大都集中在巴拉罕尼 (Balakhany), 这是个鞑靼村落, 位于巴库东北方十三俄里^②外, 长久以来以蕴含丰富石油而闻名, 但直到 1874 年诺贝尔兄弟引进美国式钻井法, 才真正进行原油的开采。接下来的几年, 此地的石油开采工业欣欣向荣, 当我 1885 年首次

拜访巴拉罕尼时, 当地已经拥有 370 座油井, 每年的石油产量高达好几亿俄磅^③。有时地底压力会使原油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据估计, 一座油井在 24 小时内就可以喷出 50 万俄磅的原油。

我在耸立如森林般的钻油塔之间度过了七个月, 为学生补习历史、地理、语文和其他实用性的学科, 可是, 我最快乐的时刻却是陪伴陆维熙·诺贝尔 (Ludwig Nobel) 去巡视油田。我也喜欢骑着马穿梭在各个村庄间, 为鞑靼族的男人、妇女、小孩和马匹画素描; 或者是骑一匹活泼的马儿往巴库奔驰, 到“黑色市集” (Black Bazaar) 逛逛。市集里都是鞑靼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

经营的小铺子，商人们坐在阴暗的店铺里，叫卖来自库尔德斯坦 (Kurdistan)^⑨ 和克尔曼 (Kerman) 的地毯、壁饰、织锦、拖鞋、大毡帽等。我观赏金匠锤炼饰品和兵器，把生铁铸造成刀刃和匕首。这里的每一件事物，无不令我深深地着迷，不论是衣衫褴褛的托钵僧或身着深蓝色长外套的皇室亲王，我同样兴致勃勃。

有个目标督促我作一趟短程的旅行，那就是造访拜火教的神庙。以前，神庙里日夜都点着圣火，信徒在圆形拱顶下长年以天然气供奉着这把火，不过，现在这把火已经永远熄灭了。夜幕低垂时，古老的神庙静静地躺在荒秃的大草原上，围绕它的只是黑暗与孤寂。

在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灯火前面，突然从窗外远方的路上传来不祥的呼号：“失火了！失火了！”村里的鞑靼人四处奔走，扯开嗓门警告大家，并挨家挨户叫醒屋里的人。我们赶忙跑出屋外，发现整座油田都燃烧了起来，熊熊火焰把附近照得通亮如白昼；火场中心距离村庄只有几百码远，积聚成湖的原油猛烈地烧着，连阻挡原油外泄的挡土墙之间都冒出火舌，甚至一座铁塔也延烧了起来！强风翻腾着火焰，好像碎裂，迎风飘扬的旗帜，阵阵黑褐色的浓烟越滚越高；所有的东西都在沸腾、噼啪作响，鞑靼人企图用泥土灭火，但是徒劳无功。由于油井的铁塔紧密相邻，强风把星火从这一个铁塔刮到另一个铁塔，致使所有突出地面的东西都被摧毁殆尽。



流积成湖的原油火焰浓烈

在刺眼的强光下，最靠近我们的钻油塔看起来像一具具白色幽灵，鞑靼人快速将这些铁塔砍倒，靠着超人般的毅力，他们终于成功地堵住这场大火。几个小时之后，油湖烧尽了，大地再度被黑暗所笼罩。

【注释】

- ①1789 - 1851，美国小说家，以撰写冒险小说闻名。
- ②1828 - 1905，法国小说家，为《地心历险记》、《环游世界八十天》等著名探险故事的作者。
- ③1813 - 1873，英国传教士，深入当时有“黑色大陆”之称的非洲从事探险。
- ④1841 - 1904，于担任纽约《前锋报》特约记者时，受命前往非洲找寻失踪的李文斯顿，他所撰写的报道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极为轰动的探险文章。
1786 - 1847，英国著名的北极探险家。
- ⑥1842 - 1915，为澳洲探险家兼画家，曾率领奥匈帝国北极探险队发现位于俄罗斯西北的法兰士约瑟夫群岛。
- ⑦1832 - 1901，瑞典的北极航海家，驾船由大西洋向亚洲北太平洋前进，成功穿越东北航道。
- ⑧北极海岛群中的一个岛。
- ⑨俄罗斯西北北极海中之岛群
- ⑩位于西伯利亚中部，向北流入北极圈内的喀拉海。
- ⑪高加索民族的一支。
- ⑫每一俄里约三分之二里。
- ⑬每一俄磅约为 36 英磅。
- ⑭今之伊朗与伊拉克北方接壤之处。

第二章 穿越厄尔布尔士 山抵达德黑兰

我们用在巴拉罕尼整个冬天的晚上，学会了流利的鞑靼语和波斯语。我的老师名字叫巴奇（Baki Khanoff），是个年轻的鞑靼贵族。隔年的四月初，我的教书工作告一个段落，我决定把挣来的三百卢布用来作一趟骑马的旅行，往南穿越波斯^①，最后抵达海边；一路上有巴奇陪伴我同行。

策马奔向旅程

一天深夜，我向同乡的友人告别，登上一艘俄国明轮船，然而强烈的北风横扫巴库上空，船长不敢冒险驶离港口。第二天早上，风力终于逐渐减弱，我们的船开始和海浪搏斗，继续朝南方前进，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航行，我们在里海南岸的安采丽（Enzeli）登陆，随即换乘一艘汽艇横渡一个很大的淡水礁湖莫达布（Murdab）或称作“死水”抵达一处被湖环绕、青葱碧绿的村庄。我们从这里换乘马匹前往商业城市拉什特（Resht）。

我已经把身上所有的钱兑换成波斯克郎（kran）,当时,一波斯克郎相当于一法郎。我和巴奇各带一半的银币,我们将它们缝进腰间的皮带里。除了沉重的皮带,衣物都尽可能轻便,因此,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冬装外,只带了一件短外套和一张毛毯。不过,我带了一把左轮手枪自卫,巴奇则在他穿的鞅靴外套上背着一支长枪,皮带上还插了一把匕首。



拉什特的清真寺

拉什特附近茂密的森林里,皇家孟加拉虎常会悄无声息地出没觅食;而沼泽中氤氲升起的瘴气会使人产生热病,有时候,甚至引发令人丧胆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有个小镇就曾经在一次疾疫大流行时造成 6000 居民死亡的惨剧,侥幸生还的人连埋葬死者的时间都没有,便将死者尸体都丢进清真寺里。这儿的清真寺建有低矮的尖塔和红石板屋顶,景观优美如画;商家的店

铺外头则挂满了色泽多样的布帘，主要是用来遮挡强烈的阳光。沿着这条海岸线，丝织品、稻米和棉花是波斯的主要产品。

在拉什特有位俄国领事叫凡拉索夫（Vlassoff）我前去拜访他，当晚并受邀在他的住处晚餐。我穿着简单的旅行装和马靴赴宴，当我踏进领事的房子，屋内装潢呈现优雅的波斯风格，室内灯火通明；因此，当主人一身正式的晚宴服出现眼前时，我感觉很不自在。我很后悔没有和巴奇待在我们那间简陋的客栈里。但是我没有晚礼服可穿，只好尽情享受这顿奢华的两人晚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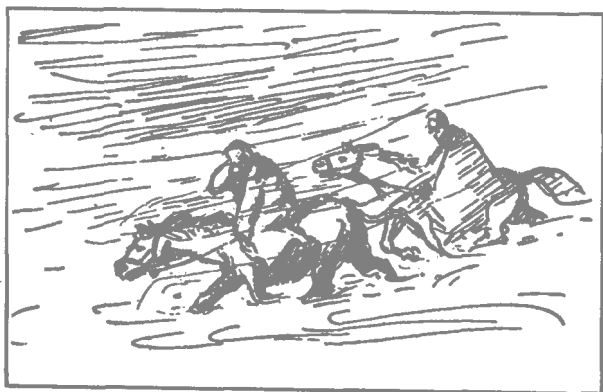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两匹休息过的马在客栈门前蹬着脚，两位负责照顾它们的男孩等候在一旁，马鞍后方绑着一对鞑靼人用的软皮袋，里面装着我全部的行李。我们跃身上马，两个男孩小跑步跟着我们出发。这条路通往一片茂盛的森林，我们在路上遇到许多骑牲口或徒步的旅人，也有大型的骡车载着货物准备渡海前往俄国。其中有些箱子里装的是干燥水果，箱子上都有皮革覆盖。森林里到处听得见骡颈上叮当作响的铃声，每一辆骡车前的第一匹骡子颈上都系着一个巨大的铜铃，随着步伐摇晃发出沉闷的铃声。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科多姆（Kodom）的一家小旅馆过夜，旅馆的屋顶密密实地披覆青苔，好几百只燕子在青苔里恐巢栖息，经由敞开的窗户飞进飞出。

远方接近山区的地表开始向上拔起，我们沿着“白河”（Sefeed-rud）河谷前进，晚上就留宿在美丽的村庄里；这些村庄四周都种植橄榄树、果树、法国梧桐和柳树。我们并没有随身携带粮食，不过乡间的家禽、鸡蛋、牛奶、面包、水果已经足够喂饱我们的胃，而且价钱便宜得不可思议。路越走越峭险，我们进入厄尔布尔士山（Elburz Mountains）区，沿途地势逐渐升高，

林越深入越稀疏，最后直达尽头。

到了曼吉尔（Mendjil），我们骑马通过一座建有 8 个拱形洞口的古老石桥。天色变得灰暗，风也刮了起来，整座山像盖上一层雪白的毯子一般，我们攀爬得越高，地上堆积的白雪就越厚。这时，天上开始飘起片片雪花，一场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将天地整个笼罩住了，我身上穿的衣服并不能御寒，现在可说是被牢牢冻在马鞍上，简直冻到骨髓里去了。雪下得很大，路径完全被掩盖，马匹像海豚似的陷进皑皑白雪里；暴风雪打在我们脸上，眼前每一样东西都是白色的，就在我们以为迷路的时候，有个东西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狂飞旋舞的雪花中，原来是一队由马车和骡车组成的商旅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两个汉子骑马当前导，他们手持细长的长矛探路，以防车队陷入危机四伏的山涧或掉落悬崖。在全身被冻僵的情况下，我们终于抵达一个叫马斯拉（Masra）的小村落。我们找到一个脏乱像是山洞的地方，在地上升起火来，与我们一起围着火堆席地而坐的，还有四个鞑靼



暴风雪中攀越厄尔布尔士山

人、两个波斯人和一个瑞典人；大伙儿忙着暖和已被冻硬的关节，同时把湿透的衣服脱下烤干。

光环不在的《皇家宝座》

山径盘旋直上厄尔布尔士山最高的山脊，向南的斜坡积雪很快就融化掉了，平坦的大草原缓缓延伸直到加兹温市(kazvin)。先知穆罕默德就这么说过：“伟哉加兹温，它乃天堂之门槛。”加兹温在伟大的哈里发(Caliph)^②哈隆·赖什德(Haroun al-Raschid)的整治下变得更加美轮美奂，到了波斯王大马士一世(Shah Thamas I)在位时，更将加兹温选为首都(公元1548年)并称它为“皇家宝座”(Seat of Royalty)。40年后，阿拔斯大帝(Abbas the Great)把首都迁往伊斯巴汗(Ispahan)^③，加兹温的光彩从此褪色。

传说阿拉伯诗人洛克曼(Lokman)就住在加兹温，当他自知死神即将降临时，便把儿子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什么财宝可以留给你们，这里有三只瓶子，瓶子里装满具有神奇效用的药水。如果你从第一个瓶子里取出几滴来，滴在已死的人身上，他的灵魂就会返回躯体，这时，你再从第二个瓶子里取几滴药水滴在他身上，他就能坐起来，等到第三瓶里的药水滴到他身上时，他就可以完全复活了。不过你要记住，务必谨慎使用这些珍贵的药水。”诗人的儿子已逐渐老迈，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对仆人说明这些药水的用法，并指示仆人，等他一死，就立刻用药水让他复活。后来当主人死了，仆人立刻将主人的尸体搬到浴室去，把第一瓶和第二瓶的药水滴在主人身上，这时候，洛克曼的